油坊店奇遇

李曙光

从姨奶奶的村子到公社驻地，大概有七、八里路，中间要路过一个叫“油坊店”的村子。这是一个有八百多人口中等村子，因为村里解放前有一户大地主家开了一个大油房，村子由此而得名。

这年的麦收季节，村子里出了一件怪事：有一个叫“贾老六”的老头死了，家人给他穿上“送老”衣服，放在“灵床”上准备下葬，这时突然来了“天气”，好像要下雨的样子，因为麦场上还晒着麦子，生产队赶紧召集人们去“抢场”，等人们抢完场回来，发现老头穿着那身“送老”的衣服跑到了院子里，人们以为是“诈尸”了，吓得四散逃窜。最后看见这老头翻过了墙头，跑进了坟地。因为“油坊店”的人都姓贾，这片坟地是他们村的老坟，有十几亩地大，里面长满了松树柏树，平时都阴森森的，并不时从里面传来几声猫头鹰或是乌鸦的叫声，胆小的人不敢一个人进去，这时候，阴云密布，大雨将临，更没人敢进坟地去找。当人们回到了“灵堂”，发现老头还躺在“灵床”上，只是没了身上穿的长袍和马褂。

这个“贾老六”就是他们村油坊的“老掌柜”。

解放前他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土地好几百亩，县城街面上有好几家店铺，家里开了个挺大的油坊。“闹鬼子”的时候，他们兄弟六人分了家，农村搞土改时，他只有一个油坊和几亩薄地，划成分时被划为“小土地占有者”，属于“富裕中农”，上级号召公私合营，他把油坊合给了集体，成了开明人士，也没有分他的浮财，日子过得比较殷实。老头平时自己住在油坊的大院里，院子在村的最东边，院子的北面是三间的油坊和放油碾的大敞棚，东垣墙边是几棵杏树，南边是三间南屋和放杂物两间敞棚，他就住在那三间南屋里。油坊只在农闲磨油，平时大院里就老头一个人。这一年的麦收季节突然无征兆的死了，在当时的生活和医疗条件下，基本属于寿终正寝。家人找出了他送老的衣服给他穿上：里面穿棉子（丝绵）的裤袄，外面是驼色的绸子长袍和黑缎子马褂，头戴三片瓦的毡帽，基本是他解放前当掌柜时的装束打扮。

大雨过后，人们把老头重新装殓后，抬到坟地里下葬，在坟地里又找到了那身驼色的长袍和黑缎子的马褂。这事在当地传了很长时间，而且越传越邪乎。

这年放了寒假，我又去了姨奶奶家。我们几个小伙伴相约去找“憨三叔”玩儿，见面后，“憨三叔”十分神秘地问我们：“听说油坊店今年麦季里发生的事了？”我们当然知道他问的是哪件事了，怯怯地点了点头，这事想起来都觉得恐怖。他诡秘地笑了笑，用略带自豪的口气说：我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吧：今年我们生产队头场麦子下来的早，队长想早交公粮，能得到公社的表扬，便派我们几个青壮劳力赶上牛车去送公粮，路过油坊店村的时候，正赶上天要下雨，人们正往场院里去“抢场”，我看到村东头油坊大院里几棵杏树上的杏快要熟了，就对伙伴说：你们先走着，我偷几个杏给你们吃。你们知道去公社粮站的路是从油坊店村穿过，然后再向北走，我想偷了杏，然后抄近路穿过他们村的坟地就会赶上他们。当我爬上墙头准备摘杏时，一脚踩空，掉到了院子里，我想院子里一定没有人，可南屋里怎么还点着灯，我好奇的推开门一看，原来死了个人，正在灵床上躺着呢。再一看，好家伙，灵床前还供着四盘儿点心，这可是好东西，平时过年过节也难得吃一块，今天这里正没人管，我得好好吃几块解解馋。我一边往嘴里塞着点心，一边打量着躺在灵床上的人，头上是一顶新毡帽，脸上盖了一块新毛巾。你们知道咱不迷信，胆子也大。又好奇地掀起了盖在身上的布，老天，这就是常说的绫罗绸缎，长袍马褂吗？我忍不住扒下了他的长袍马褂想穿在身上试一试，心里一个劲儿在念叨：老头，别怪我，我只是想新鲜新鲜，一会儿就还给你。我穿戴好了，在屋里走了几步，觉得很气派，只恨屋里没有镜子，没法看看我是啥神气。当我刚想脱下这身行头时，院子来人了，就听见有人喊：诈尸了！就都跑得没影了。我什么也顾不得了，就穿了这身行头，翻过墙头，一口气跑到了村北边的坟地里，脱下了那身长袍马褂，赶上了送公粮的牛车。

清 流

孙启霞

何为清流？原指清澈的流水。喻指德行高洁负有名望的士大夫或贞洁德高的女子，在清朝时，也指统治阶级内部一个政治派别的名称。在现代也指有与众不同魅力的人或事。自称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papi酱，因其有辨识度样子并非有惊艳的美貌被称为网红里的一股清流，而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和见解。

清流，之所以称为清流，是因为没有被污染，我们生活中经常看到的河水、湖水往往不是那么清澈，远离世间烦扰的山间野林还存在所谓的清流，而这些清流往往困于狭小的空间，不能被大众熟知，也有极少数清流经过许多地方，历经世间的污染和烦扰，清不清浊不浊，最后经过洗涤成为清流。

我们每一个人在刚出生时，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时光荏苒，风月流转，有很多人已经融入污浊的世间而过得如鱼得水，有些人依然保持天真的单纯，遭到现实的不断鞭打，开始慢慢地屈服，有些人毅然决然保持本心，历经千辛万苦，蹒跚之年才小有所成。

“心远地自偏”。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做事，内心的笃定会忘记外界的干扰。在成长路上，有晴天也会有阴天、雨天、雪天，有甜美也会有酸涩、清苦、辛辣，这时，我们要是能有一颗清澈的心，那便会看见世界的美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稳得住心神、负得起责任、扛得起使命，不在阴影里滞留，朝着既定的方向砥砺前行，便能活出清流的样子。

“读书通大义，立志冠清流”的清代学者顾炎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岳飞，“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方志敏，他们都是保持那份纯净的心，活出“清流”范儿的人，备受世人尊崇。

抬眼看看窗外，清晨的薄雾在升起。承载着生活重负的人们已经在叮叮当当的吵闹中开始一天的劳作，让自己的内心像流水一样清澈，让心中永远流着一股清流，总会走进自己的那一片桃花源，纵然雨雾浸天，叶落倾城，我们的眼眶里，照样有美景映现，明媚一片。

坚定文化自信 篆刻 苗建新

躺平(外一首)

张延良

一个失势的王，每天苦练
登基

站着。夫子曰：须顶天立地
奈何，诸侯纷争，委舍了版图
奈何，高处不胜寒

跪着。夫子又曰：
上跪天，敬神祇
下跪地，敬父母
岂能吃嗟来之食

那就坐着。
面南背北，忍看江山易主，美人易容
面北背南，忍受寒风刺骨，一派萧瑟

一个失势的王，进退失据
不知所措

索性躺着吧。苏子云：
松间沙路净无泥
可以听泉声听鸟鸣听松风浩荡
可以观白云悠悠观星辰变幻
仰观宇宙之大

一个失势的王，以平行的视角，
思索
平行宇宙的意义

新冠病毒

任性的人啊
折断枝条，拔掉鸟羽，编织
精美的花冠
菩萨一般眉，一个新的咒语
便洒落人间

善待自己

刘静

“明晚上不用陪孩子，有属于自己的一晚上时间。”想到此，青峥高兴地给好友阿吉发信息约饭。没成想，近半年没见的阿吉瞬间把青峥的幻想打破：阿吉要开会，明天晚上七点至九点。

好吧，青峥对于阿吉这个金融女精英的工作状态习以为常，加之青峥有自由时间的时候也少之又少，所以能约成饭就像是中彩票大奖那样，以至于这对老友即使身在一个城市，半年多不见也非常正常。好在彼此理解，互相体谅。

饭虽然没约成，信息那头抛来的几句“感觉自己现在很不自律”“计划干点啥事总是开始不了”，让青峥瞬间开始检视自己了，制定的减肥计划、学习计划、监督孩子的学习计划……好像自己也扔了很多计划，但好像都借助阿Q精神宽慰了自己那颗自责的心，毕竟完不成都是有理由的，毕竟计划不如变化快，毕竟除了忙碌的工作就是费力地带娃，精力有限啊。

“我怎么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了呢，拖拉、浮躁，简直就想撂挑子走人了。”阿吉在手机那头诉说着。

“你已经很好了，不玩手机软件、不追剧的……”

青峥想起前段时间的自己，就是这个状态。就像是工作叛逆期，但毕竟不能耍脾气走人啊，工作可是给了自己最大的安全保障，好在自己慢慢调整过来了。

“你可是一直很认真的哈，这点我和你一样，对待工作起码我们都是尽心尽力的，责任心最强。”青峥调皮地回复。

“工作上认真，生活上不认真。”阿吉发来一个偷笑的表情。

“光工作了，哪有生活。”青峥苦笑。

“这八个字好心酸！”

的确心酸，两个人工作都很忙，压力都很大，每天早出晚归，除了工作，哪里还有时间享受生活呢？阿吉下班结束连手机都懒得玩，就想休息。平时发个信息半天也不回，即使工资待遇很好，可也没时间出去旅个游、健个身啊。想想这两人从学校毕业到现在11年了，相约了几次一起出行，愣是没成。想当初在学校这两人可是做满攻略到处闲逛，在上海滩附近住青旅期待将来住希尔顿的主儿。如今有假期不是看孩子就是加班，聚个会都难，更别说远途回母校回忆青春了。

“处于这个年纪，就要承担这个年龄段的苦与甜吧。”青峥安慰道。

“话说，我们现在是中流砥柱的时期啊。”阿吉自嘲道。

“对，这才是正确认知。工作让我们实现了自我价值，保障了生活，我们要一如既往的干好。但生活里有亲人朋友，是工作的精神动力，也需要珍惜和善待，之所以烦恼，是因为咱俩的修行不够啊。”青峥以过来人的口吻说着。

“还那句话，努力工作、快乐生活，善待自己。”阿吉立马回复。

“对头，啥时候咱再约哈，必须一起出去一次哈，必须列入计划，且必须完成。”青峥又来了期望，高兴地发着信息。

“好，一言为定。”阿吉爽快地答应了。

希望她俩这次成行吧。

压力要释放，工作要尽心，生活也要珍惜，最关键是要善待自己。

国画 孙福林

慢声细语忆童年

孟令新

想到自己的童年，我的快乐要远大于忧伤，或者说，我的童年原本就没有忧伤。我童年的记忆里，充满了孩童的幼稚，大人的呵护，乡下的温暖与淳朴……

我出生于一九七五年，虽然那个年代物质匮乏，精神生活单一，在我的记忆里，却是无忧无虑、纯真快乐的。

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大人们又忙于地里的活计，我们这些小孩便在村子里有事没事地走东家，串西家，感到哪儿哪儿都那么新鲜好奇！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鲁北乡下，在我孩提时的眼睛里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从村南到村北，由村东到村西，我们这帮调皮孩子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了叽叽喳喳，如同燕雀们的吵闹声，走到那里先混个脸熟再说，时间长了，也就自然而然地在不大的村子里吃开了百家饭。虽然那个年代庄户人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但再难过的日子也要来个亲戚啥的，好饭食虽不丰盛，大面上也还说得过去：烙几张油饼或蒸一锅馒头，再炒上几个菜，主和客盘坐在炕上，边说边吃，还时不时地传出一阵阵笑声，倒也不失乡下的一景！那个年月乡下人淳朴善良得很，大门不用关，小门不用闭，谁家也丢不了东西。不过这样一来，可就方便了我们这些“闻香而动”的小调皮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人家门口探头探脑，那一刻我们都变成了好孩子，循规蹈矩，不敢在人家门口大声喧哗，免得扰了主家和客人的雅兴。倒是主人看出了端倪，顺手从屋里拿出两张饼，分成几份，一边往我们手里塞，一边笑着说：去，去去去，小屁孩们，这里有啥可看的！这里也没有大象和老虎！我们的馋虫得到了满足，便欢呼雀跃着一轰而散了，当然嘴里还忘不了连连道谢：谢谢三爷爷，谢谢三爷爷。

八十年代的鲁北乡下是很少有电视这一豪华物件的，我们村就没有。乡下不如城里，城里的孩子们可以跟大人们去影院看电影，去公园看大象、猴子啥的，而我们乡下却不成。不大的村庄也就巴掌大的地儿，一杯茶的功夫你就可以在村里逛三圈，因此也就谈不上逛街和赏景了。大人们忙，我们怎么办？自己玩，而且还要玩出花样来！乡下自娱自乐的方式还是蛮多的，比如：藏猫猫，滚铁环，打陀，这是男孩子玩的；女孩子们一般爱玩跳房子，丢手绢，踢毽子，老鹰捉小鸡。今天只说男孩子的。

藏猫猫在当时还是普及较广的游戏，一个人藏起来，几个人去找，找的一方自己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不准看，当然也有耍赖的，偷着从手指缝里往外看。等一方藏身隐蔽处，“藏好了吗？”找的一方问。“藏好了！”藏的一方答。游戏开始，找的一方便从角角落落里开始，直到找到藏的一方游戏才算结束。藏的让找的找着了，藏的算输；找不到，找人的算输，这是藏猫猫游戏的规则。

冬天的乡下寒冷刺骨，在冬天里闲来无事的人们多在家待不住，就喜欢出来活动活动筋骨。滚铁环是一项奔跑运动，游戏用的铁环，我们往往就地取材，七十年代的人大概都知道农村挑水用的木桶，我们的铁环就是用木桶上的铁圈做的，一根高粱秸折成长三角形，用它推着铁环往前跑，不一会儿便通身是汗了。这里有个技巧，推铁环的力度要均匀适中。力度大了，铁环过快容易倒，力度小了，铁环又站不起来，更不用说跑了。

说到打陀，那是我童年时玩得最嗨的游戏！打陀不仅仅是孩子们的一种游戏，也是大人们的一项运动。这种游戏大多在冬天。打陀首先要画出打陀的游戏图案，用木棍画一个大大的田字，十字中心画菱形！四格分别为嘀榴，两丈，三环，地盘。十字中心的菱形为十拉，田字的前方你还要划上一道河的图样，如果木陀打飞在河里你算下场，另一人上。打陀的规则是：你把木陀放在田字图案的一条线上，用手里的木棍轻击木陀，木陀落在哪格你就打哪格的游戏。嘀榴的打法是先把木陀拎起，使劲击打木陀的中间处，打出去后你可以要尺，也可以要丈，尺用木棍量，丈用步量；嘀榴只能打一下，两丈打两下，手里拿着木棍和陀，把陀扔起用棍打之，打多远可要多少尺或者是丈；三环的打法是：你右手拿陀，左手拿棍，你右手抛陀，迅即右手拿棍狠打木陀，越有力度打得就越远……在木陀落地处以同样姿势击打木陀，三次即可；地盘的打法相对简单，把陀放在地下，用木棍打木陀的尖头，待木陀飞起来你迅速跟进打木陀，地盘可连打四次；十拉的打法是第一次你必须半蹲在十拉图形上，用拿木棍的手穿过裆部打木陀，当木陀飞起时你迅速抽回木棍击打木陀，第一次成功后，你可再打九次，以十次距离的远或者是近来要尺或者是丈，第一次击打不成功就代表着你此轮游戏出局，等待下一轮出场。

七十年代的生活是困苦和单调的。但我的童年却玩得不亦乐乎，别具特色！见过县官升堂吗？我们是跟戏曲电影《七品芝麻官》学的，七八个小伙伴在一起，刘家大奶的门洞宽大，而且还有一对小狮子，我们就把刘家大奶的大门一关，搬出一张桌子往门洞里一放，桌子后面放上一把椅子，当县官者神气十足地往椅子上一坐，其他小伙伴分列两旁，县官喊一声升堂，众衙役便随和一声“喔……”这场面真是滑稽和有趣得很！文戏是有了，那么武戏也该上场了。武戏该怎么个武法？也是十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分成两帮，一帮是八路，一帮是鬼子和汉奸，人手一杆玉米秸长枪，各自找到掩护体，沟也行，坡也行，墙角处，大树后也不错，彼此用玉米秸长枪瞄准对方，嘴里叭叭叭三声枪响，有中弹者“啊”地回应一声随即倒地光荣。不中弹者继续顽强战斗，地上的小土块捡起来当做手榴弹，“嗖”的一声扔进了敌人的阵地，轰隆一声，哈哈哈……看鬼子东倒西歪，倒下一大片。等到冲锋时，八路一方憋足了一股劲，连长（也是孩子头）新民站在壕沟上，把手中的木头手枪往前一挥，“叭叭叭”连开三枪，嘴里还像模像样地大声喊着：“同志们，为了新中国的胜利，冲啊！”我们也从壕沟里纷纷跳出来，嘴里还呼应着:冲啊，冲啊……对面的鬼子都恨不得再多长出几条腿来，玩了命地朝后跑！

有人说童年的时光是快乐的，也是值得珍藏和记忆的。而对于远在他乡的我来说，童年却永远是我找不回来的乡愁，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这种思乡的愁绪也就愈来愈浓……

地址：文庙街24号融媒体中心 联系电话：5326326 印刷：滨州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电话：3186716）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